

世纪爱情

青春期

下

——当代情爱小说珍藏版

张贤亮

莫言

石康

严歌苓

等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中国当代爱情小说 珍藏版

蓝黛 / 主编

世纪爱情

张贤亮 莫言 等著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爱情：中国当代爱情小说珍藏版/蓝黛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6 重印

ISBN 7-80114-584-4

I. 世... II. 蓝...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5154 号

世纪爱情

作 者/ 张贤亮 莫言等著

出 版/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68992192/3/5/6

电子信箱/ jiuzhoupress@vip.sina.com

总 经 销/ 九州出版社发行部

经 销/ 各地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兴风京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4. 5

字 数/ 588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14-584-4/I · 106

定 价/ 49. 80 元(上下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几个时代中国人的爱情故事——
欲说还休
请君细读！

目 次

丁 天

漂着 【1】

邱华栋

哭泣游戏 【49】

张 欣

浮世缘 【111】

北 村

玛卓的爱情 【169】

严歌苓

也是亚当,也是夏娃 【244】

叶 辛

世纪末的爱情 【328】



丁 天

漂 着

上

在对着穿衣镜系领带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了几句话，大意是面对逆境不要灰心，要忍耐，要对未来有信心，要相信终晚会时来运转等等，然后我和对面那个虽然目前落拓江湖但却一表人材极具潜力的年轻人对视了一会儿，那个人脸色苍白，面颊消瘦，头发凌乱地趴在额前等待着梳理，眼神中有一种不自觉流露出的忧郁。其实那些大道理在从前的我看来实在是可笑之至，但现在郑重其事地对自己说完后却自觉有一种不向命运低头的悲壮感。我想那个家伙听得还算认真。

说完以后，我陷在沙发里想了一会儿心事。外面的天气不太好，阴沉沉的仿佛嘲笑我穿的这身与我目前现状不相衬的行头。我的心情也不太好。落拓是真的，没错，一表人材和极具潜力就是扯淡了。其实我平常是一个很开朗的人，遇事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只有和自己面对面时才会偶尔忧郁一下，和别人可以没心没肺地开玩笑，和自己是不会玩笑可开的。



我抽了一支烟，然后下楼到路边截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去马克西姆餐厅。从前我只是听说过马克西姆这个名字，从来没进去过，如果不是今天陈红的邀请，我也从没想进去。上午陈红打电话问我晚上是否有事，我说没，于是她说她想请我吃饭，“没事干，就是想和你聊聊，谈谈人生。”我问她在哪儿，于是她报出了那个夸张的洋名。

“哟，这地儿你都敢去？你发财了吧？”我说。

“差不多吧，”陈红说，“咱们门口见面再说吧，不见不散。”

放下电话，我想了想，觉得陈红确实是那种有一个敢花俩的主儿，这种用一个月血汗钱买一晚上浪漫的事她能做得出。

路上司机没话找话地和我聊天，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瞎混，做点小买卖。司机于是问我做什么生意。我含含糊糊地说，咳，空手道，都是没影的事。其实我哪会做什么生意呀，前一阵子我刚刚失业，接着又失了恋，整整一夏天过去了，我成天闲着没事，日子过得一塌糊涂。目前，我除了给两家报纸的周末版以令狐不智为笔名写点胡说八道的文章赚点糊口的小钱，心中对自己惟一的要求就是找一个女朋友，恋一个爱。我想路得一步一步走，饭得一口一口吃。我就是这么想的，有了面包再想牛奶。

“哥们儿，我看你不像个生意人，真的。”司机说。

“那你看我像什么人？”我说。

“你看上去像个文化人，记者编辑什么的吧。”

我顿时对他有些刮目相看，如实相告，在下目前正是靠摇笔杆吃饭的。

“那你写一篇文章多少钱？”看来司机对自己的眼力也有些得意，接着问。

我告诉他，一篇文章一百。



“算多算少呀？我也没什么文化，不懂这个，难写吗？”

“不难写，一篇文章半个小时吧。”

“行啊哥们儿，照这速度你可发了呀，天天写呗。”

“咳，说不清楚，我写了哪给发呀？这两份差事其实也都是朋友帮忙，看哥们儿没工作混得惨，赏口饭吃罢了。”

车开到路口时，我老远就看见陈红一个人站在餐厅门口前的便道上东张西望，眼神略显迷茫。几个西装革履手提“黑砖头”的家伙一边往餐厅里走一边回头看她。已经入秋了，她穿着一身长裙，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风般的可怜。

“什么时候来的？”我走上前，问她。

“刚来，”她看见我露出笑容，然后挽起我的手臂说，“走吧。”

我对她的举动有些不太习惯，把手抽了出来，并且提出抗议：“不对，你去哪儿？马克西姆的门在那儿。”

“谁说我们要进去了，我电话上只说在门口见面的，要进去你请我。”

“那就算了，我还真以为要吃法式大餐呢，还穿了身西服，白穿了。”

“你这也叫西服？”陈红冲我撇撇嘴，说：“行了，别委屈了，以后等我发了财有的是机会。咱们就一起走走吧，一起走走不是挺好吗，看看北京的夜景。”

“恐怕也只能这样了。北京的夜景？北京的晨景我都看了二十多年了，也只有看的份了，这辈子。”

“这样吧，这附近有一家小酒馆，炒田螺很拿手，我在那儿订了个座，咱们喝点啤酒，露天的，多好。”

我被她气乐了，“有没有搞错哇，那种地方还订什么座，看来你是早有预谋了，上当了。”

“人生难得上回当。能请你就不错了，不愿意马上给我走



人。”

“关键是那东西干净吗？护城河里捞的。”

4

“你还挺惜命，吃不死你。”陈红在我后腰上捅了一下。捅得不轻，以致当时我就有所预感，怕是要出事。

到了那家酒馆才知道因为前不久他们卖的炒田螺刚刚把两个片警吃得上吐下泻，在家趴了两星期，所以田螺已经不供应了。

“要不算了吧，”我向陈红建议：“要不去我那儿，咱自己做饭吃，省钱又没人打扰。”

陈红马上就同意了，并表示要露一手。

我自己住一个独居室的单元房，那是我老爹在他退休前最后一次享受分房待遇时，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从他本该享受的大四居室中单独分出的，按我爹的话说是：“以后我再也不欠你什么了。”后来我和陈红边吃边喝，聊得挺投机，互相倾诉了一番各自的苦恼，互相说起了一些各自家里的情况，我给他讲了番我父亲一直希望我能如何如何，事实上我又如何如何什么的，最后我们互相引为第一知己。后来外面下起了雨，下到半夜不但没停的意思，反而愈演愈烈，陈红说，看来咱们只能这么聊到天亮了。我说我无所谓而她明天还要上班，我让她去睡，我坐着看书。她说，算了你也睡吧，并且学着某些书中人物说只要心中没有邪念云云。我的心中确实没有邪念，但是邪念却以爱的名义及时地发现了我们。我们俩果然出事了。

早上我睁开眼，发现陈红已经走了，打电话到她们单位才知道她照常去上班了。在电话中听起来她神采飞扬，一点儿不像一夜没睡的样子，收线时她对我说：“好好睡一觉吧，下班后我回去给你做饭。”

我身体乏得厉害，倒头想接着睡，但却睡不着，对这一变故感到有点儿不可思议。太快了吧？在此之前我们仅仅是一起



聊聊天开开玩笑的并不算太熟的普通朋友而已。太容易了吧？我的经验告诉我真正的爱似乎应该有一番周折的。我太堕落了
吧？我可以不对别人负责，但最起码要对自己负责呀，就这么
随随便便地把自己的初夜权交出去了。

我刚认识陈红的时候还在从前我供职的那家出版社当职员，平常无所事事便喜欢结交一些人，晚上大家没事常常聚在一起喝酒，因为每回都有人带些新朋友，所以认识的人就越来越多。我忘了陈红是谁带来的了，只记得那时见她年轻，又是女性，所以多聊了几句，酒残人散的时候互相留了电话。

留着三毛式的长长的头发，穿着很随意很青春的衣服和鞋子，抽烟，喝酒，开男孩子似的玩笑，竟还宣称独身，自称通读过西蒙·波伏娃回忆录，这是陈红那天晚上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而且印象还挺深刻。

第二天上班，编辑部电话响起时，我正忙着给一部即将出版的新书写征订单，扔下笔，抢着去拿电话，一听声就失望了。电话是一位投稿出书的作者，自称此书将十分畅销，我问他什么内容，他说是一部真实记录国内同性恋生活的报告文学。我让他稍等，然后回头请示我们主任。主任耸耸肩，说：“肯定不行，社长那儿绝对通不过，别看他一谈起裤裆底下那点事眉飞色舞的口吐白沫，就是有贼心没贼胆，真让他出版他就不敢了。”

与此同时，几乎编辑部里所有老中青的男女同志都低头嗤嗤地笑出了声。我告诉那家伙说内容太敏感，让他再去别的出版社试试。

“不过倒是可以拿来看看，中国的同性恋什么样啊？内部传阅一遍咱再退。”我电话刚放下我们主任那儿又有点儿后悔了。



我点了一支烟，正准备接着写，电话又响了，主任以为“同性恋”又来了，大喝一声“我来接”，拿起话筒，“喂”了一声后递给了我。我接过话筒，听见一女孩儿对我说：“刘凯，你猜我是谁？”

我说：“甭管是谁，反正中午我去你们单位找你。”然后挂了电话。

陈红在一家商业购物中心三层的“梦帆时装精品屋”上班，那家新开不久的购物中心以触目惊心的昂贵而闻名北京。踏着滚动电梯上楼时，我看着电镀扶手中映出的那副面孔，颇觉得自己的一脸菜色有些对不住这里的富丽堂皇。

“其实你没必要来，我就是没事想和你随便聊聊，电话上说说就行了。”陈红把我让进精品屋里面一个小小阁子间，说。

我说：“主要是我不方便，编辑部的同志们常常耳朵支得像驴耳一样监听别人的私人电话。”然后又问她：“我来，不打扰你吧？”

陈红说：“没事，外面有人顶着呢。”

“那多不合适呀，人家在外面站着卖衣服，你在屋里坐着聊天，你们经理不说你？”

“没事，这就是分工不同嘛。”屋里坐着的一个刚才一直低头翻账本的女孩抬头对我说。

“这是我们的会计小梅。”陈红向我介绍。这时候外面一个卖衣服的女孩探头进来，说：“陈姐，一个顾客要打折。”

陈红出去后，我对那个叫小梅的女孩说：“天天能在这种环境里上班感觉肯定特好吧？”

“好什么呀，我们这也就是出卖青春罢了，她们一般的店员都是趁年轻瞎干干，都想着傍大款呢，也是，我们没文化，没学历，只有升到主管才能相对有点安全感，要不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可能。”顿了下，小梅问我：“你是不是和陈红特好啊？”



“还成吧，其实我只见过一面，但一见如故。”我说。

“陈红不错的，她挺能干，将来能够干出点名堂。”

“为什么？”我问。

“她做事努力，又很有心计，反正就是这么感觉。”

“你是说她不是久居人之下的那种人？”

“差不多吧，”小梅说，“你看我们公司这组人好多和她同时来的，其他人大都还是普通店员，她现在都是分店经理了，独当一面呀。”

一会儿陈红回来了，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她说：“我还不知道你也是个经理呢！”

陈红说：“看着不像呀？”

“不是，”我说，“我奇怪你怎么升这么快？是不是陪老板睡觉？”

“去你的，”陈红擂我一拳，“喊，别说一破分店经理了，就是让我当总经理我也不理他那一套啊，让我当总裁或董事长或许还可以考虑。”

因为陈红上班的地方离我们出版社不算太远，后来我几乎每当在单位感到厌烦和无聊时总是找她聊天，借以打发无聊时光，终于有一天就聊出事来了。

那天我趁主任不在从单位里偷偷溜了出来，和陈红一起去吃了肯德基，然后在东四又看了场电影，是部美国大片，拳打脚踢加子弹横飞，好不过瘾。电影散场后天色将晚，便送她回家，路上我对陈红大谈了一番我对自己处境和前景的迷惘，说我总是逼迫自己不与我的环境妥协，总是没有那种对生活的认同感，上班时我时常产生一种我不该在这里的感觉，我不该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说我一直想寻求一种改变。

陈红问：“你想怎么改变呢？你觉得你应该在哪儿是什么



人？”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在哪儿，应该是怎样的人，但对我不应该在哪儿，不是什么人却一直有种近乎病态的敏感。”

陈红说：“现在的工作不是挺好吗，好歹说出来还算体面活儿，文化人呀，总比我们这些打工妹强。”

我说：“好听管什么用，图书市场不景气，书卖不出去，社里一直嚷嚷着要承包，每年交社里多少钱，一年完不成任务，请自动走人，我就等走人了。他们不辞我我也得辞了他们，我可不能让自己在金钱的齿轮上转得磨蚀了自己的理想。”

“哟，你还有理想呢？你的理想是什么呀？”

我想了想，不知道该不该把我多年来心底的秘密告诉她，因为它总是招致别人的嘲笑，后来我还是说了：“寻找生活的真谛。”

“这么说你是想当作家了？”陈红平平淡淡地说。

“嗯，反正是找到一种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吧。马克思说现代社会不是人在操纵机器而是机器在操纵人。我要自己操纵自己不能被别人操纵了。”

真是说什么来什么，第二天早上一上班，我就获得了寻找自己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主任一看见我，就说：“昨儿你跑哪去了，下午社里开会，社长一看你不在大发了通火，他在开会特地表示什么人应该走时可点了你的名，说像刘凯那样的闲人一定得走了。社里现在自负盈亏了，社长一直吵吵着要裁员，你可别……”

“什么时候裁员啊，这回是不是要动真格的了？”我问。不过想想其实社长那么说倒也一点不冤我，我上班成天吊儿郎当，确实没给社里做过什么贡献，而且什么样的书能赚钱什么样的书只能赔，现在我还没摸出一点门道。

“那倒不一定，”主任说，“他也就是看最近效益不好那么



一瞎说，急了就来这套，没事。不过以后你是得认真一点了，最起码以后别再无故不来了，要不我可真保不了你了。”

不知动了哪根神经，我说：“要不我辞职吧？”

主任端着茶杯正想喝水，一听，差点没呛着，放下茶缸就说：“好啊好啊，你写个报告吧，我给你递上去。年轻人嘛，应该下海折腾，咱们社里半死不活的也就这样了。”

几天后，我走出单位的大门时，心里有一种失去了一切的彻头彻尾的轻松感，仿佛那从前的一切本来就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强加给我的身外之物。在那些枯坐办公室的日子，我常常在写征订、看稿子、联系印厂和发行商的间歇，望着街上的阳光和人流发呆，同时悲天悯人地想自己大约再也成不了一个终极意义上的诗人了。

关于“人要倒霉喝水都怎么怎么着”的那句俗话真是太对了。辞职后没几天，我从前的女朋友也跟我吹了，又让我感到轻松了一回，彻底轻松了。“她跟他们老板跑了。”我后来是这么对陈红说的。其实老板不老板的都是我瞎猜的，有点恶毒，但确实是跟他们公司的一个什么家伙。那天我本想去她那儿寻求一点安慰，没想到两个星期没见面发生了重大变故。当我想和她亲热一下时，她躲得我远远的，并发出警告：“别碰我，你要硬来我就要告你强奸了！”

“怎么了？”我摸不着头脑，停止了对她的捕捉，心里纳闷，这是什么话？其实几年以来，我们的关系一直仅仅停留在搂搂抱抱，没人有的时候接个吻什么的，至于别的更深一步的要求，因为她是个对婚前性生活持谨慎态度的姑娘，所以死活不答应，有一次我实在没忍住动了武力，结果还没占上风，她的毅力和指甲真叫我刮目相看。

“不不，听我说，”她一本正经地坐好，“我正想，有些话我正想跟你说呢。”



她说：“其实他（指他们公司的那家伙，她在一家广告公司任职）一直在追我，我真是无法回绝他，已经挺长时间的了，我不好意思告诉你，怕伤害你。”

“他是真的爱你吗？”我听明白后问她。

“你敢说你是真的吗？”

“我当然——我要是承认了的话怕你晚上偷偷乐，算了别让你太得意了，我不敢。”

她笑：“猜你也不敢。人家已经向我求婚了，咱们处了这么多年了，你什么时候向我求过婚，提起结婚瞧你吓得那样儿。”

从她家出来，我回想起了美好的学生时代，那个让我们建立起纯洁感情的时代，觉得颇有些伤感，那真是除了谈恋爱什么都不发愁的年纪。对她最后的选择我表示遗憾但却十分理解和尊重，我想她是对的，因为我确实也无法带给她什么幸福。没了工作，更好，没了女友，再找，我在回家途中，一直这么自我安慰着，骑着骑着车，我突然想起过去我常常给我的女友表演一种在高速行驶时站在自行车上任其滑行的花活，那是一种想飞的感觉，然后抛开往事，再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可惜没飞起来，我从车上重重地摔了下来，人仰马翻，痛得我真想趴在路上大哭一场。

百无聊赖中，我去找了陈红。我想这时候我要是想找人诉苦她应该是个不错的人选。陈红看见我，问我怎么这几天不过来了。我告诉她说我辞职了。她听完就笑了，说：“别逗了。”

“真的，”我说，“我现在无官一身轻了。”

“为什么呢？”陈红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仿佛我的脑门上正放映着一部电影。

“没意思，就是不想干了，也不为什么。”我干巴巴地回



答，然后笑笑说，“你不认为让一个本来是为文学史而活的人天天坐办公室是种浪费吗？”

“以后你怎么办呢？有什么想法吗？想下海做什么生意是吗？”小梅在一边好奇地问我。

“再说吧，活人能叫尿憋死？”

“说真的，以后那你准备怎么办呀？”陈红仍执著地关切地问。

“我准备学习王朔之辈以卖文为生了，”我说，“要不写东西对不起自己的才华。”

“嘁，你成吗？”陈红笑了，冲我撇撇嘴。

“没问题，”我说，“一个月超过赵树理，两个月超过郭沫若，一年零两天达到鲁迅的水平，我的理想是要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陈红表情严肃地说：“加上‘之一’还差不多，看来还有点自知之明。”

我说：“那是，我确实有这么点优点。”

陈红笑了，说：“我这是夸你吗？我这是骂你呢没听出来？”

这时候话头被另一边的会计小梅接了过去，她说：“你相信一九九九年世界末日说吗？万一没有二十一世纪怎么办呀？马上就到了。”

“没有了好啊，我盼着世界末日呢，反正我什么也不是，无钱无权，没什么可留恋的，到时候大家一起化为土灰，归于虚无，我赚了。真正亏的是那些富人们、大款们，挺美好的生活，毁了。咱穷人不怕。”

“噢，你是这么算的账，也对。”陈红和小梅同时点头。

陈红兴冲冲推开我的门时，我躺在床上已经前思后想一天



了，但什么也没想明白，除了知道自己的生活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

陈红下班回来买了一大堆菜。当她在厨房里冒充家庭主妇时，我站在门口边看她干活边问她：“为什么当别人都离开我的时候你却要自投罗网？我现在自己都觉得自己像是一艘沉船。”

“不明白呀？自己想去吧。”

“想了，想不通。”我说。事实上辞职后我很快就发现自由的日子并不好过，几个月来，我已经有点开始为我当初草率的决定后悔，忍下去又会怎样呢？说什么改变自己的生活？你丫这不是作死呢嘛？其实当时我做出那种选择是怀着一种绝望的激情的，是什么样的激情我也说不清楚，大约是对自己的一种自信吧，但现在那种激情已变得相当模糊了。这时候我不得不思考一下问题，我该干些什么呀？我能干些什么呀？仅靠幼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是行不通的咧。

“善良的人总是同情弱者的嘛，”陈红说，“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

“啊？要是这样的话我可真不需要。”我搔搔头。

“自尊心受伤了？你也太不经逗了，你什么都不是我就不能爱你了？”

“噢，这么回事，”我转忧为喜，“我主要是没什么心理准备。”想想又说：“我可能什么也没法给你，这个准备你也得做好。”

“早就做好了，不然也不敢舍身饲虎呀。老虎现在是一级保护动物，越来越稀少了，我不能看它们饿死啊。”

“其实我一直以为咱们仅仅只是个能谈得来的朋友，根本没想过往爱情这方面发展，没想到一时意志不坚定，还走俗了。”